

四庫全書

經部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存疑卷七

詳校官大理寺卿<sub>臣</sub>富綱泰

通政使司副使<sub>臣</sub>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sub>臣</sub>劉景岳

謄錄監生<sub>臣</sub>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易經存疑卷七

明 林希元 撰



離下  
坎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火燃則水乾火滅水也水決則火滅水滅火也故曰  
水火相息少上中下倫序乖矣釁隙之所由生相滅  
之禍起於此矣如唐高宗寵武才人而皇后王氏廢

其事可見也

人情習於苟安樂於因循憚於更改當改革之初但見目前之可安紛更之可厭不見聖人更改之深意鮮有不以為害成而病已者及夫更革之後勞事過而逸事來宿弊革而新利興然後民始知向之所以更革者非勞也我逸也非害也我利也不惟無怨嘆之言而且有感德之思矣故曰已日乃孚鄭子產為政民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其政既成民思之曰子產而死誰其

嗣之此其驗也已日乃孚以所革之當言也若所革不當有終身不能孚者矣況已日乎王安石是也

已日乃孚以理言也元亨利貞悔亡以卦言也此卦內離其德為文明外兌其德為和說內文明則能灼乎理而其革也不苟外和悅則能順時勢而其革也不驟故凡所更革皆大通而得其正其悔乃亡

凡革便有悔改革之初人未之信是其悔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說見卦辭下

本義息滅息也又為生息之義依此則息有二義火  
燃則水乾水決則火滅滅息之義也火燃則水乾水  
滅而火熾水決則火滅火沒而水存生息之義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言已日乃孚者是更革至是而人信之也其源本自  
已日來不可以革字當已日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解在卦辭下

革而當是彖傳就卦德上看出此義以釋悔亡之意  
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便是所革之當也惟所革者  
當故其悔亡不然能免於悔乎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  
大矣哉

天地之運木盡而火代火盡而土代土盡而金代金  
盡而水代水盡而木又代此氣序改革也而春夏秋

冬之四時於是乎成蓋水盡木代於時為春木盡火代於時為夏土盡金代於時為秋金盡水代於時為冬若非氣序更改四時無沿而成也

湯革夏后氏之命而為商武王革有商之命而為周自其形迹觀之有似於爭奪也然夏桀不道天意人心屬在有商商罪貫盈天意人心屬在有周湯武之革命也是皆上順乎天心而下應乎人望爾非爭奪也非富天下也天地之革與湯武之革命皆不外一時故贊其時之大曰大哉時之未至天

地聖人不能先時之既至天地聖人不能後大哉時乎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只是水熄火無火息水之義蓋澤中有火  
水決則火滅革之象也君子觀革之象而知四時之  
變也如是於是作歷以明之蓋五氣順布而四時行  
即七政之循環可以驗之矣君子推日月星辰之運  
以知其時變以春夏秋冬之時變而紀之於書分天  
為三百六十五度分度為十二辰以一辰當一月分

一月為二氣積六氣為一時自寅至辰於時為春而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之變詳著於三春之內自巳至未於時為夏而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之變詳著於三夏之內自申至戌於時為秋而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之變各隨其月而辨焉自亥至丑於時為冬而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大寒小寒之變亦各隨其月而辨焉是君子之治厯正所以明時而厯書既成之後則人皆可按厯而知時矣

治歷明時是一串事與君子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一般不可分開講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初九當革之時若可革也居初則分卑而力無以自振无應則勢孤而人莫與為援故未可以有為宜以中順自守而不妄動故其象為鞏之用黃牛之革黃中色牛順物故取其象乃象之占也本義既曰故有此象又曰其占為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是申上

文之意不可以爻辭為象其占為在外

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是解鞶用黃牛之革之義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柔順則無違拂中正則無過愆為文明之主是其勢可以革也然變革事之大者必其難其慎詳審周密至於思慮停當然後革之則宿弊去而新利興弊事除而治功舉故征吉

而无咎征謂往革也已日乃革議革之已日也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有嘉解征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過剛性質過於猛也不中所行過乎中也居離之極  
火性躁也故曰躁動於革變革事之大者其初也人  
未之信猶必已日然後孚以躁行之其能濟乎故其  
征必凶雖正而亦不免於厲然時既當革亦不容於

不革矣惟反其所為詳審精密而不傷於躁更革圖  
謀至於三番言成就則事無苟且道出萬全人必孚  
信而可革矣

革言三就議革之言也謂熟思審處三番言結果成  
就可為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言其事已審又將何為猶俗語更何往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以陽居陰處不當位依其性格所革未免有失  
當者是有悔也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時既在所當  
革而剛柔不偏所以施之革者又不緩不急則必能  
斟酌其可否裁處其事宜而改其失當之弊者矣故  
其悔可亡然在我雖所當革在人或不我信則亦未  
可革也故必其革也人我信而不我疑然後從而革  
之則可以消去日之弊而永收來日之功無紛更之  
患而有維新之化矣故吉不然政令一出又將疑駭

而不信深弊未革而近患已生矣占者所宜戒也

己日乃孚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又在革前何也蓋  
改命之有孚而於革前預言之也

革必己日乃有孚此戒以有孚乃可革何也意者文  
明以說故己日有孚而無害此為以陽居陰本領不  
正故須有孚乃可革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即是爻辭有孚言改命而得吉以上下信其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陽剛中正德之盛也以是為革之主則所過者  
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舉一世而甄陶之以  
處常言則自新新民之極黎民於變時雍也以處變  
言則順天應人之時其命維新也故其象為大人如  
虎之變也毛希而革易毛落而更生潤澤鮮好也占  
而得此則有此應然此乃非常之舉豈尋常所能當  
哉必其德之盛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

以當此占而有此應不然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言九五之象為大人虎變者是德盛而人化風移而俗易巍乎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六在卦之上處革之終是革道已成之日乃周成康之世也故隨其人而各有所變在君子則去惡而遷善弼中而彪外如豹之變也小人雖未能革其心

而亦革其面盖中心未能脫然無惡外面則勉強為善以從上之教令矣是亦有所革也然革而至此革之至矣不可以復加矣况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如周之成康只可責以守成之事未可責以開創之功也故占者征凶而居貞則吉也

上六必當成康之君說本義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方說得去蒙引說是然欠透徹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故曰其文蔚也

文炳之文昭於天下文蔚之文昭於一身

䷝ 離上

鼎元吉亨

卦體恰恰是鼎之形象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分明似箇鼎

以象言以巽木入於離火之下而致烹飪鼎之用也

亦為鼎之象蒙引曰鼎之用對鼎之體言有足有腹  
有鉉有耳者鼎之體烹飪者鼎之用

本義下巽巽也是卦德上離為目是卦象五為耳是  
卦體三者不可兼舉故總歸之卦象曰有內巽順而  
外聰明之象此象字是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  
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之象字

蒙引曰巽順本是卦德今對上離為目五陰為耳耳  
目聰明則聰明在外為耳目巽順在內為心皆卦象

也

巽而耳目聰明有德也柔進而上行有位也得中而應乎剛有德又有應也是以元亨元亨不帶卦名說亦不專主人君說若作此題少不得就人君說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卦之所以為鼎者以卦體有鼎之象也言以二象言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亦鼎象也是鼎也祭祀賓

客烹飪之所必用祭之大者莫過於上帝賓之大者  
莫踰於聖賢聖人則用此鼎而烹以享上帝用此鼎大烹  
以養聖賢焉夫享上帝養聖賢事之極大者也飲食  
烹飪皆不外乎此鼎然則鼎之為鼎不其大乎

程傳曰極其用之大本義改曰極其大是不用其說  
也蒙引曰極其大不是極鼎之大又不是極其道之  
大亦不是極其用之三大字只是一片詞只是極言  
之也其字不必有所指今人多說作極其用之大然

上以烹飪為鼎之用此以所烹飪者享上帝養聖賢  
為用之大是有二節用也故不必用愚謂要究其歸  
畢竟是鼎之大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說見卦辭下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之用鼎之象也  
必鼎之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子用此象也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要皆以正乎南面之位如是則上帝鑒觀四方攸同上天之命不能舍之而他往足以凝其所受之命亦猶鼎之器端正安重而有以凝其所受之實也

本義協于上下協天人也此貼以承天休不貼正位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九四趾而向上則顛矣然

當卦初鼎未有實固無所謂公餗之覆而舊日未免有否惡之積猶未及去也今因其顛趾而否惡由是以出則為利矣猶得妾而非正室本未善也然舊未有子因是而得子則為善矣

鼎顛趾敗也出否則為功矣得妾賤也得子則致貴矣此其占所以无咎也

一爻而取兩象一是因敗以為功一是因賤以致貴然皆爻中所有之象非本無而旋入也

管仲舉於巾車孟明勝敵於囚虜之餘因敗以為功也韓信舉於行陳陳平拔於亡命因賤以致貴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

其意思在下文言利出否也

利出否以從貴也

此貴字不作貴人說方說得取新之意蓋陽貴而陰賤初六陰也上應九四之賢是從貴也在爻為從貴在鼎則為去故取新故本義曰從貴謂應四亦為取

新之意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二以剛居中懷才抱德之士也故其象為鼎有實不幸切近初陰非其正應彼將相誘是我之仇也惡人相誘一時不免為之害故為有疾然二能以剛中自守而不之與故初雖為我疾而終不能我即若二者可謂篤信守死之君子矣占者如是則不失身於匪人吉之道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言當慎所從也終无尤承慎所之說言能慎所之則雖我仇有疾而終无尤言不能我即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三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美實即雉膏也然九三以陽居陽過剛失中是其性質未免有過高之病六五虛中下賢之君本當從也三不能從而乃越五以應上是與遯世離羣者相從乎方之外矣

夫五鼎耳也今越五應上則鼎耳與吾不相聯屬且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其耳變革而不可舉移而其行湮塞也夫如是則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為人之食所謂好從事而亟失時懷其寶而迷其邦者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猶不終於蔽錮有可反正之資也苟能自守不越五以應上則三與五將以陰陽相應而得相遇故曰方雨虧悔陰陽和然後雨澤降方雨者三五陰陽之相應也占者

如是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矣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義主於裁制九三越五應上無所取裁是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四居上任重者也夫大臣任天下之重必當求天下之賢知與之協力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四下應於初初陰小人其才不足以任事而四用之則不勝其任而敗天下之事其罪无所逃矣故其象為鼎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占者如是則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人臣受任于君其初之相期約者俱欲成天下之事  
措國家宗社于磐石之固也今而覆公餗向者之相  
期約如何矣言有負其平生也責之之辭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六五於象為鼎耳以柔居中是虛中也故其象為黃  
耳鉉以貫耳舉鼎九二應五而為之輔猶鼎之金鉉

也六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剛是人君虛己以任賢者也故其象猶鼎黃耳而貫以金鉉鉉二之象金以象九之剛占者利於守貞蓋任之勿貳信之勿疑任賢之道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此發明所以為黃耳之意中以為實言中乃其實德也用人而不自用五之中也臨九五象傳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即此意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以陽居陰剛而居柔如玉之溫潤而栗然也故曰  
鼎玉鉉人能剛而能溫以之處已則順而祥以之治  
人則愛而公施之天下國家則无所處而不當矣  
故大吉而无不利也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敷政  
優優百禄是適此之謂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不偏于剛不偏于柔剛柔適均是有節也故其象為

玉鉉在上字輕言在卦之上也



震下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動也又曰一陽始生于二陰之下震而動也此動  
字是驚動之動非動作之動蒙引說得好一陽始生  
于二陰之下有突如其來之勢故震而動也一陽始  
生于二陰之下而為震動在人則是大禍卒至而為  
之震懼也

亨者震而亨也恐懼則致福也震來虩虩以下俱詳  
震亨之意言占得震卦者有亨之道如何大事卒至  
於吾前此心凜然而驚懼是震之來也其震之來也  
恐懼驚顧虩虩而不敢忽則所以防患者必有其道  
矣但見災患一至笑言啞啞安樂自如而不失其常  
度雖極可懼之事如震驚百里主祭者于是誠敬中  
存所執之匕鬯亦不因之而喪失焉所謂亨者如此  
震來是心中震來蓋事可懼而吾懼之也虩虩不在

震來之外乃在震來之時所以狀其震來也蒙引之說精矣

程傳啞言笑和適之貌當從蒙引欲作聲說恐未是震驚百里雷也匕鬯祭祀之事彖辭不言他而言雷言祭祀者震之象為雷為長子主祭長子之事也彖曰震亨

此不釋卦名又一例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恐致福釋震來虩虩之意見其震來虩虩者非无事而徒然驚恐也後有則故笑言啞啞承恐致福說來言恐懼以後則備禦有方凡事皆有法則矣故動止不失其常度而笑言啞啞正是福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

雷聲止于百里遠近只在百里之內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惕然畏之而發乎中也懼深於驚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不喪匕鬯誠敬之至也祭祀致其誠敬其心一在于  
神明雖震雷轟擊亦不知覺故所執之匕鬯不因之  
而喪失也然此何以可守宗廟社稷為祭主其可以  
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不專在於不喪匕鬯也祭祀能  
致其誠敬則無所不用其誠敬矣修己以安百姓篤  
恭而天下平皆是道也故足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視諸斯乎指其掌亦是此意思

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與不喪匕鬯又不同風  
雨不迷是器度凝重而不為之動不喪匕鬯是敬心  
純一而不為之動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若作  
未出之長子則無緣有箇匕鬯可執若作已出之長  
子又不宜再用箇出字依愚見出字還是鬯字之誤  
乃脫了不喪匕三字言震驚百里主祭者於是不喪  
匕鬯則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如此說許多條  
暢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洊至則威益盛故其卦為震在人事或天災或人禍卒至於吾前皆洊雷也君子遇之惕然恐懼繼之以修省恐懼未有事修省則有事矣修治也去其弊剔其蠹興其頽扶其衰皆修治之事也省其愆思其過從而更改之皆省察之事也周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可謂能恐懼修省者矣註云恐懼作之於心修省見於行事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九成卦之主爻義與卦同其占辭亦同於卦但有  
詳畧之異爾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此爻彷彿漢高帝之事初項羽與諸侯約先入關者  
王之沛公先入關項羽怒引兵攻之沛公懼閉關以  
拒之項羽攻破關兵至霸上沛公懼見羽鴻門是乘  
初九之剛當震之來而危厲也沛公先入關如約當

王項羽違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而王沛公於漢中沛公欲攻項羽以張良蕭何諸人勸乃舍關中而就漢中之王是喪其貨貝躋于九陵也沛公既至漢中用蕭何之計養民致賢卒還定三秦是柔順中正足以自守勿逐七日得也九陵七日之象本義謂未詳依蒙引解亦似可通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象傳只解震來厲一句言乘初九之剛是危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此爻如唐明皇遇安祿山之亂而奔蜀是震蘇蘇也  
唐肅宗用靈武之師能收復其京邑是震行无眚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故曰不當

九四震遂泥

以剛處柔剛不足也不中不正德不足也故陷於二  
陰之間不能自震是為震遂泥晉元帝困於五胡宋

高宗終不能恢復中原是其人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只是解遂泥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以六居五不足於剛才力有限也故往來厲幸而得中則其德猶足以撐支禍亂故无所喪而能有所事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

此可以需爻不犯難行來反看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震往來厲以危行也言犯危險而行也

其事在中大元喪也

言所以能有事者以其在中爾在中而能有事不但  
元喪且大元喪也言萬无一失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  
媾有言

以陰柔而處震極則備患無素禍患之來不能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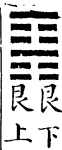
必矣故為震索索視矍矍之象索索者志氣喪失猶云神馳魄散也矍矍者居處不安猶云視瞻易常也若此者不能圖之於早故也若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之時而早圖之則无索索矍矍之患矣故无咎然以陰柔處震極防患之早雖能免於過咎處事之疏或未滿乎人意故不免婚媾有言他人可知矣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

言中心失也猶云方寸亂矣此是索索矍矍意蒙

引作推原說似未是程傳消索不存非中心失而何  
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之時此鄰人之所戒也鄰人之  
所戒而已能畏之防患可謂早矣抑又何咎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此舍卦名直曰艮其背想是後人遺失

此卦道理最大亦最難看程子曰看一部華嚴經不

如看一艮卦可見其道理大也

天下事物各有當止之所人之一身耳目口鼻四肢之屬皆能動作惟背在身後脊上不能動作故取當止之象艮其背止於其所當止也此是頭腦工夫下三句皆其效驗人能艮其背則不獲其身不見其人皆相因而見聖人下語畧來相對只要辭語齊整好讀耳不可因此把正意失了

朱子小註曰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

庭對良其背只是對得輕

又曰良其背一句是腦故彖傳中言是以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四句只畧對

又曰此段工夫全在良其背上人多將行其庭對此  
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即是輕說過緣良其背既盡  
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

又曰良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  
不得着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

句須是說艮其背了方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  
人所以彖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

又曰不獲其身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  
當止不見此身之為利為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  
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  
見此身方能如此

艮其背一句兼動靜故彖傳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是行止皆艮也本義乃帶不獲其身對行其

庭不見其人為靜時之止此不可曉且不獲其身是不顧一身之利害乃殺身成仁事君致身事亦兼動靜如文天祥曰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歷盡險阻崎嶇豈皆是靜都無事乃為止而止亦不可曉庭除是有人之處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不顧人之是非予奪意非從前艮其背二句全是靜至是始動也乃為行而止與艮其背不獲其身對亦不可曉若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為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則可若分

動靜則不可朱子小註曰此傳分作兩截都是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為止之時當其所止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二句乃艮其背之效驗據小註既以三句為艮其背之效驗則固以艮其背為頭腦不可與三句為等對矣又分作兩截以不獲其身帶艮其背為止之時與行其庭不見其人對又似騎牆蒙引曰不獲其身所以為靜時之止者以

其未干涉夫人也行其庭則就接人處說愚未敢以  
為然正緣艮其背是頭腦兼動靜不獲其身裏不可  
專謂靜行其庭裏不可專謂動也依愚見艮卦與辭  
俱有動靜彖傳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以見  
艮卦內有動靜本義亦欲以卦辭分動靜故以艮其  
背不獲其身為止而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而止  
也與但似此分截終是牽強不知朱子當時如何似  
此張主當時若曰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豈不穩當却

用之於彖傳上下敵應不相與也下而不用於此是可恨也

天下事物各有所當止如父慈子孝君仁臣敬之類是也皆天命所當然人心不容已而人有此身則利害之心生焉故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得則利失則害是皆生於吾之心身而為利害之私情也義之與利雖曰其勢不兩立然彼此之相較則義甚重而

利甚輕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人惟無見於此是以利害之私情得以奪義理之良心苟知其所當止而止焉則見夫利不重於義身不大於理而身家之利害身計之通塞舉不足以奪之矣故曰良其皆不獲其身一身之利害至切也在人之是非毀譽雖人所畏避然以一身之利害較之則又緩矣既不獲其身又何有於人庭除有人之處也行於是而不見其人則犯衆怒而不驚忤羣情而不懼其自是自信雖舉

家國天下非之而有所不顧矣故曰行其庭不見其  
人夫艮其背則義理之所當止者能止之矣不獲其  
身則內不見已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則外不見人矣  
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所見者惟義理則獨行不愧  
影獨枕不愧衾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何咎之有  
孔子不脫冕而行孟子不受萬鍾其大至於志士仁  
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者皆不獲其身申  
屠嘉之困鄧通不顧文帝之寵臣太子親王不下司

馬門六百石之公車令得以劾奏而遮留即中令小  
臣得以妃妾之分而徹夫人之坐席其大至於伊尹  
之於太甲冒然以身當天下萬世不韙之名而不辭  
伯夷叔齊嘒然非責武王之伐商而不顧八百諸侯  
之罪會皆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

蒙引曰兩則字有止其所而不遷之意所以為止艮

止也是解字義言艮之義止也時止之止不是此止  
字時止則止方是此止字時行雖是行然其則行乃  
是此止字時止是事不可為而當止也時行是事可  
為而當行也蒙引曰此行止非專以出處言當動靜  
二字用與論語作止語默之作止及一動一靜莫非  
妙道精義者一般愚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猶云可  
行則行可止則止爾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兩句只在艮止也內乃艮之目

也蓋止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人之行止各有其時  
義理之當然時也時當行止而不行止則奪於外物  
行止皆失其止矣時止則止是止莫起之止得其止  
矣時行則行是行莫尼之行得其止矣故兩句只在  
艮止也內時止則止內也有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時  
行則行內也有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動靜不失其時只是上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意時  
行則行動不失其時也時止則止靜不失其時也動

靜不失其時則動靜皆合於理故曰其道光明  
內不愧於心外不忤於人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而  
不暗昧停停當當如精金美玉而無瑕纇是其道之  
光明也

其道光明就艮止上看只是光明俊偉之意朱子註  
凡人曾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主則自光明莊  
子泰宇定天光發蒙引充實工夫之意皆未是

孔子之不主於彌子瑕以得衛卿齊人歸女樂季桓

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時止則止也沛公聽蕭何之言不攻項羽漢光武閉玉門關以謝西域亦近之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而仕為大司寇而誅少正卯時行則行也漢王用韓信出漢中定三秦孫權用周瑜之計助蜀漢拒曹操亦近之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彖傳易皆為止就是解艮其背之義彷彿如比六四

外比於賢意蓋外比於賢是解外比之意艮其止是解艮其背之意須止其所須兼上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二意時止則止固止其所時行則行亦止其所也

上下敵應而不相與是釋止其所之義蓋止其所者各安其所止而不和同也此卦內外二體初與四二與五三與六陰則皆陰陽則皆陽陰陽皆以敵應而不互相為偶是各安其所止而不和同也故舉以釋

彖傳

言艮其止謂止其所當止之所也此卦何以取此蓋以卦體陰陽敵應不相與有止其所之義也夫惟能止其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此解則艮其背不帶不獲其身與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對矣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山是兩重山也兩山並立便有各止其所之意故其卦為艮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

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凡人至於出位者由不能思也思不出其位則於止知其所止矣大學之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中庸之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皆其義也不可謂所思不出其位蒙引有辯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艮以人身取象初六居下趾之象也陰柔則才弱而不足以有為居初則初任事而未可以有為初在艮

之時能自止而不為故其象為艮其趾時止則止故其占无咎然陰柔不能固守或有當止而不止者故戒以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解无咎可與師六四師左次未失常也參看

艮其趾與愚而好自用者異矣故曰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不能固守者也二止

其腓則無妄動之失矣以居中得正故也三為限乃  
二之所隨也過剛不中以止乎上有列夤薰心之患  
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所謂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者是矣故其心不快楚人  
伐江滅黃而齊桓不能救春秋責之則知六二之不  
快矣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爻辭罪二而彖傳獨罪三者分過於三以互相發也

或問若使三能退聽乎二不知二能拯三否乎曰二雖才弱不足以濟然有中正之德使三能退聽於二必能匡濟其一二故不拯其隨雖二之過在三亦不為无罪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限是人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以其為上下之界限故曰限夤是脊骨能屈能伸限不可艮艮則脊骨不能屈伸而上下判隔是列夤也程傳列絕也九三過

剛不中當限之處故曰艮其限蒙引曰限非三故意  
自艮乃病也勁風也止道貴乎得宜得其止則止其  
一而其餘皆通失其止則舉一而廢百九三當限之  
處乃上下之要衝不可以止者也而九三過剛不中  
乃於是而止焉則腰限風邪脊骨皆勁而不能屈伸  
是列其夤也人而如此厥病深矣故曰危熏心世之  
執一不通行止失宜以致事勢乖離人情睽隔而憂  
心內結者此爻是也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此以危解厲程傳曰謂其固止不能進退危懼之慮  
常熏爍其中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以陰居陰才之弱也故時止而止斂身不動為艮其  
身之象此爻之才與艮初六同而身與趾之異象者  
自爻位取也无咎亦同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此是解艮其身止字是解艮字躬字是解身字非有  
兩意時止而止之意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位居上就人身取象正當輔之處以陰居陽不正  
未免有妄言之悔以其居中故能艮其輔而言不妄  
故其悔可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言六五能艮其輔者由其居上體之中也由中可以

求正故能艮其輔此象傳之解本義不用不知何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可與此參看

上九敦艮吉

敦艮者敦厚於艮艮得牢固不始勤而終怠始然而  
終不然也以陽剛居止之極故取此義陽剛則能止  
居止之極則止有終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言自始至終皆敦厚也



艮下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漸漸進也此卦艮下巽上是止於下而巽於上也方  
其在下則止而不妄動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急迫  
是進以漸也男先求女女不求男此可見止於下處  
六禮備而後成婚可見巽於上處故曰有女歸之象  
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且男女萬事之先  
故取女歸為象

女歸吉者女歸以漸故吉也利貞者女歸以正故利也言漸之義進也此卦艮在下其德為止巽在上其德為巽止於下而巽於上漸進之義也故其卦為漸文王繫辭謂天下之事莫先於男女其進以漸者莫如女歸占者女歸若能以漸則宜其家人而吉矣男女婚姻貴乎以正此卦自二至五位皆得正又有正之義也故其占若女歸或凡事必利於正不正未有能利者也

本義解卦辭不用彖傳

雲峰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蒙引曰咸之取女特咸之一事爾漸之女歸特進之一事爾咸之利貞凡有感者皆然漸之利貞凡有進者皆然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之字當漸字女歸吉就承漸進也說言漸之義漸進也女歸以漸是以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此以卦變釋利貞之意自渙而來九自二進而居三  
自旅而來九自四進而居五是進得其位之正也得  
位之位不是君臣之位是爻位易之大義以陽居陽  
陰居陰為得位以陽居陰陰居陽為失位九進居三  
九進居五皆以陽居陽是得位也易之大義得位則  
為正失位則為不正三五之進皆得其位是進以正  
也三五得位不可謂君臣之位三五之爻則是君臣

之象觀正邦之辭則所主在君臣可見矣

進謂進而居位也得位謂進而得其位也進以正即是進得位蓋三五之進皆得其位是進以正也

進得其位之正貞之義也有功正邦貞之利也進得位而以正則有功而能正邦如此此漸所以利貞也故曰以卦變釋利貞之義

既曰進得位往有功又曰進以正可以正邦為上文之意未明故解釋之也進以正解進得位正邦解有

功

其位剛得中也

其指誰指九五也謂九五之位以剛而得上體之中中則無不正矣亦有利貞之義也故曰以卦體言謂以卦體言之又有利貞之義也

彖傳意謂漸之利貞何也蓋此卦之變自渙來者九自二進而居三以九之陽爻得三之陽位三之進得位也自旅來者九自四進而居五以九之陽爻得五

之陽位五之進得位也進得位則有功矣何也蓋進  
得位則進以正矣進以正則已正而物正可以正邦  
焉三之進以正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善俗五之進  
以正則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故可以  
正邦也三五之進以正則可以正邦而有邦如此此  
漸之所以利貞也夫以卦變言則三五皆得其位之  
正以卦體言則九五又得其位之中蓋此卦之體以  
九五之位則居乎上體是剛得中也中重於正中則

心无邪思内无妄念由是内直外方靜虛動直有以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而無不正矣是亦有利貞之義占者所以利貞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蒙引曰上曰漸漸進也只釋卦義而已遂承以女歸吉也未暇及卦之所以為漸處故俟盡釋卦辭後方及之

止而巽漸進之義動不窮漸進之效蓋進以漸則其

進得遂矣急於進者未有能遂其進者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巽木在山之上是山上有木也山上有木以漸而高  
故其卦為漸君子體此於居賢德也由善信而美大  
由美大而聖神則盈科後進放乎四海而德於是乎  
成其善俗也由期月而三年由三年而百世則風移  
俗易黎民於變時雍而俗於是乎成矣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漸進也于水涯也鴻漸于于是始進之象是時未有  
得失未見其危其危在元正應上小子初之象也新  
進之士故曰小子名實未升於當路而上復無相知  
援引之人故不免有危有言危之實也新進之士名  
實未升於當路上無相知援引之人則言語中傷未  
免有之然乃時命之不然非名義之有歟也故元咎  
賈誼始進漢廷文帝問之絳灌之徒譖之於帝謂洛  
陽少年專事紛更是有言也誼雖以是取困然於名

義何損哉可見其无咎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小象去有言只曰小子之厲可見有言只是小子厲  
不是別意雖有言語之傷然乃時也位也命之不偶  
而无應者也非已之不善有以致之也故於義為无  
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六二柔順中正進而居二是德稱其位不為竊位上

有六五之應是得上之信任可以行其志合是三者則可以安其位而享其祿矣故其象為鴻漸于磐言居位之安也又為飲食衎衎言食祿之安也夫德不稱其位者則有竊祿之嫌無事而食人之食者則有素餐之病皆非吉之道也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則無竊位無素餐祿位可以長保功業可以自見令譽可以永終故吉也

飲食衎衎承鴻鴈而言又當知設此以象食祿之安

爾若就鴻說則鴻漸于磐安得有物可飲食邪

本義其進以漸蒙引作循資格說文王周公之時未有資格不可以末世之事說古易也又漸只是進義本義進以其漸又是生出一義若爾則九三四至五皆曰鴻漸何也豈皆進以其漸邪似乎難通故不能從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不素飽解飲食衎衎得之以道解不素飽食人之食

有以事人之事是得之以道也六二柔順中正進而得君自然食人之食有以事人之事而得之以道矣飲食衎衎食祿之安也所以然者食人之食有以事人之事得之以道而不為徒飽也不為徒飽則於人無誚於己無愧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處之以安矣爰辭兼居位食祿二意象傳只解食祿一邊盖以戒人臣之素餐者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陸是平原之地非鴻之所處也九三過剛則性質剛  
忿不中則行事乖方无應是莫有救正之者故徑趨  
冥行而陷身於非地如鴻漸于陸也過剛不中而无  
應在男女皆不利占者如丈夫征行則足以殺其軀  
而已故不得復歸其鄉土婦人懷孕則陽道偏勝陰  
道不足必不能生育皆凶道也過剛之人他無所用  
惟用之禦寇則足以防患而禦寇故利

朱子小註曰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曰不宜用兵利

相戰底曰不宜婚姻正是此意盖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有不同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象人皆還彼獨不還是離其羣類也

陰陽和然後能生育過剛无應則陽道偏勝陰道不足是失生育之道也利用禦寇由其過剛能謹慎以相保也相保者交相助禦也

順當作慎是蒙六三象傳勿用取女行不順也之順  
蓋順慎古字通用作慎字則易通程傳順道相保蒙  
引與人同心協力之說俱覺牽強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六四乘九三之剛三之剛忿善於陵物四之善柔不  
能制故不得其所安其象為鴻漸于木木非鴻所棲  
也然六四以柔而居巽體雖處九三之上而能巽以  
下之則三亦不為之害而能得其所安矣故為或得

其桷始不安而終或安故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順是性質巽是着力故蒙引曰要有辯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居尊鴻漸于陵之象也六二在下與之相應是其婦也乃為三四所隔而不得合故至於三歲不孕然邪不勝正故三四之隔久之必散二五之交終於必合故終莫之勝而其占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二五之合本其素願乃隔於三四而不得遂終莫之勝吉則得其所願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上九處極高之位出塵寰之表而其清風高節為世表儀故其象為鴻漸于陸其羽毛可用為儀節占者如是則身名俱高污濁莫染德望之隆儀表天下何吉如之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志不可亂嘉上九之志也其志何志高尚之志也



兌下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不曰妹歸而曰歸妹歸在妹也所謂不用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者兌以少女而從  
震之長男則不擇其偶而妄與是不用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而自歸固歸妹也其情又為以說而動則不

由禮義之正而惟情所向是亦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亦歸妹也故其卦為歸妹

以理言之其歸在妹固為未善以卦言之自二至五位皆不正三五二爻又皆以柔乘剛亦為未善故其占征凶而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歸妹本是不好卦此云天地之大義是就他好處說

如姤本是不好卦彖傳云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亦是就他好處說

歸妹男女之配合也此即天地之大義也蓋陰陽交感天地之大義在歸妹之卦男有室女有家此義即天地之大義也下文天地不交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正是明天地之大義處人之終始人字內有二人女子終於此人道始於此是二人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本義兼卦象解此只以卦德解

征凶位不當也

位不當失其正也在人事是行不以正非禮法所容也其凶必矣

无攸利柔乘剛也

以柔乘剛剛柔易位是婦制其夫夫屈於婦故无攸利位不當柔乘剛總釋征凶无攸利亦可彖傳以分釋此聖人之意不可得而測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澤隨猶男動女隨也故曰歸妹歸妹合之不正者也君子以之因其合之不正即知其終之有弊而合必以正焉推之事物莫不皆然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居下而无正應女之歸而為娣也陽剛在女子為賢正之德但為娣之賤能承助其君不能大有為也故又為跛能履言不能及遠也占者如此而往其

力量雖不能大有作為其職分之所當為則已盡矣  
故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四句相因緊緊說下言初九雖歸妹以娣然有恒久之德如是則雖跛能履然其職分則已盡是吉相承也如需九二之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此類甚多難以悉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者上有正應而陰柔不正是  
賢女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故其象為眇能  
視其占利幽人之貞蓋幽人不偶之人也抱道守正  
而不出此其貞也遇九二之占者亦宜如是而已使  
出而有為終不足以成功利幽人之貞言不利於仕  
進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九二利幽人之貞乃抱道守正好爵自縻而不改其

常者也常即貞也未變常是解幽人之貞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陰柔不中正女之不良又為說之主攻於媚說者不正之女人莫之取故為歸妹以須而反歸為娣之象須待也未得所適而姑待之也待之不得而反歸為娣可羞之甚也可以為女子不良者之戒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即本義不中正意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以陽居上體是門地之高者陽剛女之賢者也  
下无正應不得箇賢人為之偶然九四不肯輕易從  
人而過期以待所歸雖遲所歸而將有時愆期非人  
不我娶乃我不輕許人也愆期非不歸欲得佳配而  
後行其歸將有時也故爻曰歸妹愆期象曰愆期之  
志有待而行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明非人之不我娶乃我之不輕從人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居尊在歸妹是帝女之象也有柔中之德下應  
九二尚德而不貴飾故其象為帝女下嫁其君之袂  
不如其娣之袂良蓋以德禮為光華不以衣服為容  
飾也女德之盛無以加此故為月幾望之象占者如  
之則可相君子而成內治之功可以宜家人而端風  
化之本吉之道也

象曰帝乙歸妹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言帝乙歸妹如其娣之袂良也所以然者由其位在上體之中貴也以貴而行則內重而見外之輕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陰柔則非賢正之女居歸妹之終則婚期已過无應則莫之娶者故為

約婚不終在女子則承筐而无實在士夫則剗羊而无血承筐女子之將嫁也承筐无實則不成嫁矣剗羊士將宴新婚也剗羊无血則不成娶矣是約婚不終之象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女之嫁也承筐是將而幣帛為之實上六无實承虛筐是未成嫁也若承實筐則成嫁矣曰承虛筐見約婚不終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本義曰以明而動盛大之勢言明動相資所以致盛大也朱子曰以明心應事物則何事不立何功不成故曰盛大之勢也

當豐盛之時以禮樂刑政則四達不悖矣以教化則大行矣以凡百所為則無不如志矣有亨道也

天道日中則昃宜日中者常中而不昃也世道盛極

則當衰人君守常而不至於過盛如日之常中也日  
無常中之理聖人特借此以言治道爾兢兢業業如  
履虎尾如蹈春冰罔淫于逸觀遊田皆守常之道也  
本義守常之常是世無常治亦無常亂之常言守得  
常如今日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說見卦辭下

王假之尚大也

此未是不好意思大抵創業之初紀綱法度未立王道未成民物未康阜方日夜圖惟皇皇汲汲思濟洪業惟恐不足無暇及盛大之事及到豐盛之世紀綱法度已立至道已成民物康阜然後及於盛大之事如漢至武帝時更制度易服色改正朔購經籍崇儒術有上嘉下樂之意長駕遠馭之志是所尚皆大事也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日惟中方能照及四旁日中而昃則只及一旁而不能周及四旁亦猶人君維持國家常如盛大之日則神明在上紀綱振舉天下皆在其照臨之內而罔有遺於法度之外一或過盛則志氣昏怠法度廢弛天下之事有遺於明照之外者多矣彖曰勿憂宜日中謂王者宜維持國家常如盛大之日以徧照乎天下也當國家盛時百官各舉其職法度精明天下之民遵王之道遵王之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及盛極而

衰百官懈怠法度廢弛天下之弊病日生釁孽日萌  
寇賊奸宄時時竊發而莫之照管以至於大壞極弊  
而後已如漢唐宋之季世可鑒也此宜日中宜照天  
下之明驗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

卦辭勿憂宜日中言當守常不至過盛此言盛衰之  
理以見所以當守常而不至過盛也意謂日至於中

則當是矣月至於盈則當食矣非但日月也雖大而  
天地之盈虛亦與時而消息其盈者時之當息也其  
虛者時之當消也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又況於鬼  
神乎以是觀之物盛而衰乃理之常此王者所以當  
兢兢業業保守其常而不至於過盛也故曰發明卦  
辭外意

卦辭曰勿憂宜日中所以然處未之及此方言之以  
補卦辭之所未及故曰發明卦辭外意言辭外之意

也蒙引曰雖曰辭外之意然實有此意但辭不及爾鬼神體物不遺日月之中昃盈食天地之消息盈虛皆鬼神所為此既另言又當有分別如四時寒暑雨露風雷山川草木峙流榮枯之類皆鬼神之所體也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明震並行盛大之象也

折獄是察其是非曲直而判斷也致刑是是非曲直既判從而擬其罪也折獄屬明致刑屬動

折獄是判斷詞訟看那箇是那箇非那箇事情是如  
何那箇事情是如何致刑是議擬罪名看那箇該答  
那箇該杖那箇該徒那箇該死但古之五刑非今之  
五刑為稍異爾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與四居相應之位四本是初之配主然陰陽則相  
應今初與四其爻皆陽其勢均敵宜無相應之理矣  
然初九離明之初九四震動之初非明則動無所之

非動則明無所用而四與初一明一動其用有以相資其道有以相成故初與四雖曰其勢均敵而其占可以无咎不但无咎而已以是而往又足以成事功故曰有尚言可加尚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此是聖人戒初九之辭故曰爻辭外意亦緣二爻之勢力均敵恐其不能相下而致生事端此實人之常情言初與四雖其力均敵以明動相資而得无咎然

在初之與四又當每事謙下不可求勝其配若不能相下必欲求勝其配則二者必不能相容而反生事端矣故曰過旬災也

程傳曰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已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先已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夜則見斗日中豈有見斗之理曰日中見斗言晝反

夜也日中而昏也猶云滿世俱暗

六二為離之主至明者也上應六五之柔暗則明為所蔽而不得達故為豐蔀見斗之象如微子比干箕子豈不是聖賢當紂之時為其所蔽纖毫不能自見而舉世皆昏黑是豐蔀見斗之象也往而求之反得疑疾如比干諫紂紂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乃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此疑疾之大者積誠意以感發之則可得而轉移矣故曰有孚發若吉象傳以信發志明之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見沫何以為暗之甚蓋夜明則小星不見故諺云月上不見星夜暗則無月亦無星惟小星獨見爾日中見沫是晝暗

三處明極而應上六以上六之至暗而傷其至明則舉世昏黑如日中見沫也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於天下上無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

右肱也然乃時命之不然非志義不佳所致故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人臣為君所蔽安能濟大事折其右肱則終不能有  
為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以陽剛之德上比六五之柔暗則明為所蔽而不  
得施豐蔀見斗之象也夫上無明君雖不能濟大事  
下有同德亦可稍行其志如典午南渡國家多艱元

帝柔弱不足有為謝安周顗之徒同心共濟亦足以維持其國家萬分之一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

此與睽見輿曳位不當一般皆為所遇非其人也言九四豐其蔀者所居之位近六五之柔暗是位不當也

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解日中見斗意蓋幽暗不明故見斗

吉行只是吉可見聖人之言亦欲協韻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賢則可以開發其聰明薰陶其德性有慶譽而吉也慶福慶也譽聲譽也此是繫辭聖人之意本文辭原無此意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慶是六五本身之慶程傳作天下之福慶差象傳去譽而存慶用其重者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陰柔性質之偏也豐極日中則昃之時也動終好自  
用之甚也明極察察以為明也以是質處是時好自  
用而察察以為明則其明也適足以自蔽而已如桀  
紂是也豐其屋而因以蔀其家如是則闕其戶闐其  
無人至於三歲不覿矣凶之甚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闐其無人自藏也

程傳曰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又

辭本義居豐極處動終明極亦其義也

闕其戶闐其無人非果无人也暗不見人也故曰自藏也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无常居此卦艮之象為山而止於下離之象為火而炎于上去其所而不居旅之象也

六五得中而在外卦故曰柔得中乎外

柔得中柔則不失之剛得中又不過於柔以是而順乎上下之二陽則無違拂之橫而有順從之美旅之所宜也艮止則安靜而不躁離明則聰明而曉事亦旅之所宜也有如是之德故在羈旅之中雖無大事之可言然行無不得求無不遂亦客途之順事也故小亨然旅之能小亨者為能得旅之正道也占者必守其貞斯得吉矣苟失其貞欲求吉亨不可得也旅貞或欲另說不用卦體卦德柔得中等意然彖傳

只帶小亨說不別解可見只是卦體卦德意故今用之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

說見卦辭下

旅之時義大矣哉

此承上文之意而言謂當旅之時必柔得中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然後小亨旅貞吉其時義顧不大哉

聖人著此句初看似無謂細味之方知其深意蓋聖人之意恐人以旅為小事而或忽之也故承釋卦辭之後而終之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死者不可以復生刑者不可以復屬一有不慎則濫及無辜故君子明慎之惟明克允明之謂也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慎之謂也

五刑明慎似有以得其真情矣既得其情又當隨時

決遣不可使淹留於獄明慎仁也不留獄義也義而不仁則傷於暴而濫及於無辜仁而不義又傷於懦而威沮於強梗仁義並用治獄之道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初六當旅之時是為旅者以陰柔居下位陰柔則愚暗居下位則卑賤是旅之最下者故為旅瑣瑣刀錐必計毫末必趨纖瑣齷齪無所不至故曰瑣瑣占者如是安往而不為人所賤故曰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志意窮極其取災也必矣即本義以陰柔居下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  
當故在羈旅之中即其次舍懷其資財又得其童僕  
之貞信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無  
欺而有賴旅之最善者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羈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得童僕貞終无尤悔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九三過剛則暴不中則所處失當居下之上則自高  
以是為旅投宿於人而人莫之容焚其次也恩不及  
下而下不之附喪其童僕也占者如是雖其心無邪  
然其勢亦狼狽矣故曰貞厲言雖正亦危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在羈旅之中親戚遠離所賴者童僕爾必當待之以

恩方能得其貞信九三當旅之時而與下寡恩如此義當喪其童僕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用柔能下人莫不說故為旅于處言旅得其地也得其資身之斧言有以自防也故其象占如此象如此占亦如此也以陽居陰非其正位是一時處事有失其當者又上無陽剛之與下惟陰柔之應羣伴不好也故其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爻辭我心不快通承上二句象傳則分解此夫子之  
易蓋象傳只用以陽居陰一句解爻義旅于處云云  
四句上下相應言九四雖旅于處然以陽居陰未得  
位也故雖得其資斧而心未快用柔能下意俱遺了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此爻與占者相為主賓彷彿如乾九五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例蓋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為離之主雉

之象也故得此爻者為射雉之象夫射雉者不免有  
亡矢之費雖云亡矢而終得雉是終有譽命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是解終以譽命上逮言名聞於上也命字當作名字看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上九過剛則失之暴處旅之上有巢之象處離之極  
明極則傷於自恃故本義曰驕而不順

上九處旅之上為巢之象也過剛處離之極是驕而

不順也故其象為鳥焚其巢在旅人為先笑後號咷  
焚巢失其居也始自高故焚巢先笑後號咷喪牛于  
易失其順也是解所以焚巢意焚巢號咷即是凶處

象曰旅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在上過高也言以旅之時而在上位驕亢如此其  
義當焚其巢也

終莫之聞終莫之悟也

易經存疑卷七